

韋政通研究綜述

Summary of Research on Cheng-t'ung Wei

柳 恒 (Liu Heng) *

韋政通 (1927-2018) 作為臺灣當代著名學者、思想史家，在 2000 年之前，已有大量的書評文章論及其人和思想。¹ 步入 21 世紀後，韋政通研究迎來兩次盛況，第一次是 2002 年 9 月 20 日至 24 日武漢大學舉辦了「第一屆海峽兩岸傅偉勳、韋政通與當代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學術研討會。第二次是 2014 年深圳大學舉辦了「韋政通先生米庚學慶暨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研討會」。迄今為止，關於韋政通的研究已有論文 60 餘篇，另有碩士論文 6 篇，博士論文 2 篇，專著 3 部。歸結起來，國內外對韋政通的研究主要涉及他的倫理思想、文化哲學思想、思想史著作、自由主義思想、新儒家批判等幾個方面。現簡要綜述如下：

一、關於韋政通的倫理思想

2012 年，韋政通在接受李懷宇的採訪時，曾談及他的倫理思想，他說：「我思想上比較有創見的是倫理思想，跟任何人講的都不太一樣。而且我覺得中國人就應該這樣講。西方的倫理學跟中國的不一樣。我在這方面比較有創見，是對傳統倫理批判出來的，是跟當代文化

結合的新的倫理思想。」² 針對韋政通思想中「比較有創見」的倫理思想，中國大陸最早的一本研究性專著是尹文漢的《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此書分六章，第一章題名「思想的探險」，與韋政通的一本學術思想傳記同名，主要概述了韋政通人生與思想的探險之路；第二章介紹韋政通對「儒家倫理的檢討」；第三章闡明韋政通如何對「儒家倫理進行創造的轉化」；第四章介紹韋政通在「儒家倫理與現代生活」上的創構；第五章論析韋政通的倫理思想與現代新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淵源；最後一章對韋政通的倫理思想進行評價，他認為「韋政通倫理思想是中國自由主義倫理思想的真正代表。」³ 筆者不嫌繁瑣將此書的架構列述出來，主要是為了說明在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研究方面，少有人能超越其系統性和深度。

2013 年深圳大學文學院陳宗真的碩士論文「韋政通對儒家倫理的創造詮釋」，從詮釋學的角度研究了韋政通的倫理思想，他將韋政通的詮釋過程概括為「正、反、合」的歷程。他把韋政通從成德的工夫、成德的理想、成德之教來探討孔子的成德之學，以及從「經權」概念分析、「經權」實踐來立體勾勒朱子的經權理論，作為

* 作者現為廣東五邑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1 嚴靈峰、殷海光、項退結、金觀濤、李中華、鄭曉江、盧建榮、羅秉祥、劉玉禎、朱永嘉、蕭木等學人各針對韋政通的書籍做過專門的評介。

2 李懷宇，《知識人：臺灣文化十六家》（桂林：灑江出版社，2012），頁 166。

3 尹文漢，《儒家倫理的創造性轉化：韋政通倫理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頁 137。

韋政通努力挖掘儒家倫理價值的「正」的體現。把韋政通深刻地批判儒家倫理思想的缺陷，如對生命體會膚淺、道德功夫流於虛幻、泛道德主義等作為「反」的例證。把韋政通站在現代化的視野下，綜合倫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知識，融合傳統和現代的價值觀念建構自由人倫理，作為「視域融合」的「合」的結果。從思維方法上看，陳宗真的闡述令人耳目一新，但正是因為過於強調「正、反、合」的論述結構，使其忽略了從歷史的時空角度看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發展。他所說的韋政通對儒家優越價值的挖掘，其實是韋政通學思生命走向圓融時才做的工作。韋政通倫理思想的「正」應該是其信仰儒家時期（即1954-1962年）的思想，在這一時期，韋政通發表了上百萬的文字，但因告別新儒家，思想轉向自由主義，他「埋葬」了這些作品。如果對這些作品沒有一個基本的瞭解，想呈現韋政通信仰儒家的這段思想歷程是比較困難的。而這些作品散見於當時港、臺的報刊雜誌，搜集頗為不易。正因資料上的這一限制，使得陳宗真的詮釋系統有了明顯的疏漏。

2014年蘇州科技學院劉春蕊的碩士論文「韋政通家庭倫理思想研究」，也是研究韋政通的倫理思想，不過側重點在家庭倫理方面。側重「家庭」面可以說是此文的創新與價值所在，但存在的問題很多：其一，在材料的使用上以韋政通的幾本中國大陸版著作為主，未涉及韋政通近30本的在臺出版著作，所以在研究上顯得不全面；其二，作者自評其論文的亮點是指出了韋政通倫理思想的不足，而其所言的兩點不足正是尹文漢在其著作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其三，對韋政通的生平與著作瞭解不詳，錯漏之處極多。⁴

除了上述三種外，還有王向清、黃守紅的〈韋政通的倫理思想簡論〉、李迎春的〈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特色及其局限〉兩篇論文。⁵前文是對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簡單介紹，創新之論不多。後文論及韋政通思考中國儒家倫理的三種方法（即思想史的方法、科際整合的方法和與現實直接對話的方法）、不斷追求反思和超越的思想以及在倫理思想上的貢獻和局限，觀點多是前人舊論，超邁之處是指出韋政通倫理思想所應對的是工業文明下的倫理問題，而面對全球化、資訊化時代下出現的倫理問題，需要新的思考。這一看法其實也是韋政通倫理思考方法的應有之義，因為既然重視與現實直接對話，自然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思考新的倫理問題。

在專著、專論之外，還有一些散論，同樣值得重視。如何卓恩在〈韋政通與殷海光—以傳統的批判和重建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指出，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突破》一書體現了其在修正舊傳統、創造新傳統方面的四點理路：其一，思考新傳統的問題，不是以固有傳統為基盤，而是以現代生活為依據；其二，韋政通對傳統以「價值中立」的心態處理；其三，韋政通以「理想系統」與「時效系統」兩方面來「解析」傳統；其四，韋政通非常注意將現代精神與傳統理想精神連接起來，使傳統文化的結構發生質的改變，同時又不失民族文化的傳統性。⁶這四點其實就是對韋政通倫理思想創造特點的概括。此外，唐凱麟、王澤應在《20世紀中國倫理思潮問題》一書中，對韋政通的倫理批判高度讚揚，認為其尖銳而不失理論性。⁷譚忠誠、陳少鋒在《倫理學研究》一書中認為，「無論是對儒家倫理的批評，還是提倡突破傳統的價值觀以建立指導現代社會生活的新的價值觀，韋政通的觀點值得重視。」⁸

4 比如說「大學畢業後，家裏人希望他回家管店，他不滿這種人生的安排，毅然決然決定跟隨軍隊到了臺灣基隆」，其實韋並未畢業就去了臺灣，韋去臺灣的主要原因也並非源於此。將〈人生〉和〈民主評論〉當作韋的兩篇文章。說韋於1989年開始來中國大陸講學，其實是1988年。說韋在臺大旁聽唐君毅、方東美的課，其實是方東美、陳康。諸如此類疏漏不一詳列。見劉春蕊，「韋政通家庭倫理思想研究」（蘇州科技學院碩士論文，2014），頁5-8。

5 王向清、黃守紅，〈韋政通的倫理思想簡論〉，收入吳根友、歐崇敬、王立新主編，《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385-389；李迎春，〈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特色及其局限性〉，《黑龍江史志》2013.9: 111-112。

6 吳根友、歐崇敬、王立新主編，《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頁365-366。

7 唐凱麟、王澤應，《20世紀中國倫理思潮問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120。

8 譚忠誠、陳少鋒，《倫理學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333。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對韋政通倫理思想的研究已取得相當的進展，但仍有不小的空間。例如，韋政通曾提及，牟宗三在上世紀 50 年代與友人談天時，曾談及諸弟子將來的發展，認為韋會在倫理思想方面有點成就。由此可以推測出，早在那個時期，韋政通已經表現出對倫理問題的興趣和關注，並且展開了思考，所以才使得牟先生做出這樣的預言。因此，韋政通早期（即信仰儒家時期）的倫理思想頗值得發掘和研究。若能對這一時期的倫理思想有一充分瞭解，並與其後來所撰寫的極富創見的著作《倫理思想的突破》進行比較，當能呈現出韋政通倫理思想從「批判地繼承」到「創造地發展」的脈絡。

二、關於韋政通的文化哲學思想

最早對韋政通的文化哲學思想進行研究的學者是洪曉楠。他發表了〈論韋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學思想〉一文，從三個方面考察韋政通的文化哲學思想：第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第二，中國文化與民主、自由、科學；第三，中國文化的新生。文中大體論述了「韋政通如何從一個儒學的信徒到成為一個自覺的自由主義者」的「不斷地重鑄自己」的思想歷程。並對韋政通的文化哲學思想進行了評價。他認為韋政通的文化哲學思想偏向英美的文化人類學傳統，韋政通正是依據這一資源來反思傳統文化，同時以「現代化」作為反思傳統文化、批評當代新儒家、持守自由主義的尺規。在對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動態考察中，洪曉楠認為韋政通更多地是以現代化批判傳統，「而沒有看到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整合作用」。⁹

2007、2008 年，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產生了兩

篇研究韋政通文化哲學思想的碩士學位論文，作者分別是朱曉東和付美雲。兩篇論文的題目均為「韋政通文化哲學思想研究」，章節安排也頗為相似，不同之處只是付美雲的論文多了「韋政通的文化哲學與現實生活」一章。兩人對韋政通文化哲學思想的評價，基本上都承繼了洪曉楠的觀點。這兩篇「不謀而合」的論文，在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度上稍顯欠缺，對韋政通生平的瞭解也存在諸多錯誤。¹⁰

三、關於韋政通的思想史著作和思想史研究方法

韋政通的思想史著作包括：《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¹¹ 這兩部著作都規模宏大，字數均近百萬字，在學界頗有影響，前者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的發行量更是非常之大。韋政通也藉此成為當代重要思想史家。

《中國思想史》出版不久即引發學界關注。1981 年秋季，李紹崑在《全美中國研究協會會訊》中簡要介紹了韋政通的《中國思想史》，肯認此書吸納了過去六十年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出版以來，真正有分量的著作，並指出此書結合了直覺經驗和邏輯理性兩方面之長，不偏好於任何一方。¹² 1989 年 3 月，金觀濤發表了〈孤獨而熱情的探索者——評《中國思想史》及《倫理思想的突破》〉，他在文中指出兩點：其一，「系統地瞭解韋政通的思想轉變歷程，比孤立地讀他的某一本著作更有意義。」其二，「韋政通先生正是用自己的整個心靈的體驗來表達中國哲學，而不僅僅是用知識和功力來寫書。」¹³ 這兩個觀點頗具洞察力，對其後的韋政通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93 年，鄭曉

9 洪曉楠，〈論韋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學思想〉，《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1: 2（2000.6）：6、7。

10 如朱曉東說韋政通「長期在臺灣大學旁聽方東美、唐君毅先生的哲學課程」。如付美雲對韋政通進行介紹的第一句就錯了，說韋政通「只讀過幾天中學」。見朱曉東，「韋政通文化哲學思想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付美雲，「韋政通文化哲學思想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 4。

11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下）（臺北：大林書店，1979-1980）、《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下）（臺北：東大出版，1991-1992）。

12 韋政通，《思想的探險》（臺北：正中書局，1993），頁 32。

13 金觀濤，〈孤獨而熱情的探索者——評《中國思想史》及《倫理思想的突破》〉，《中國論壇》324（1989）：26、27。

江發表〈思想的探險——評韋政通《中國思想史》〉，文章強調了韋政通的思想史寫作對邏輯思辨之功和感悟體驗之能的重視，¹⁴同時提出兩個觀點：第一，認為韋政通「把歷史的探索落實在當代，把思想史的剖析與現今思想的發展相聯繫。」¹⁵第二，認為《中國思想史》是韋政通「重建傳統」的「基石」。¹⁶對於第一點筆者極為肯認，至於第二點，則必須對韋政通的學思歷程有深入的研究後，才能給出一個解答。

關於《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也有兩篇書評：一篇是朱永嘉、蕭木的〈讀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一篇是李維武的〈中國思想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新闡釋——韋政通著《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讀後有感〉。¹⁷前文就史言史，對該書的寫作思路提出了一些商榷，後文指出該書的創新點在於：揭示出19世紀中國在面對西方的衝擊時，不是單向的反應，而是以傳統向現代轉換的內在理路來迎合與迎接西方的挑戰。經世之學與公羊學，即是傳統中有利於近代化的種子。這一把握頗為到位。

除上述書評之外，還有兩篇論文探討了韋政通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一篇是周良發的〈韋政通與中國思想史研究〉；一篇是丁濤、盛健的〈韋政通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其啟示〉。¹⁸兩文基本上是對韋政通自述如何研究思想史的幾篇文章的觀點的介紹。

四、關於韋政通的自由主義思想

自由主義思想是韋政通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

這方面進行研究的，有王立新的〈在傳統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由韋政通與牟宗三和殷海光的關係說起〉，此文論述了韋政通出入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過程，闡發了韋政通「兩面攝取，雙向批判」的特點，最後還探討了韋政通究竟屬於新儒家還是自由主義。總體而觀，此文頗具深度，某些見解頗為獨到。如，他通過分析韋政通於1964年9月14日寫給黃天成的信，認為「韋政通此時已經認識了真正的自我」，¹⁹而不是與殷海光相識的1965年以後。針對韋政通本人多次自述是因與殷海光結識才認識了自我這一點，他認為，「結識殷海光，對於韋政通更大的意義似在於對自己所認識的自我的強化和確認。……殷海光的主要作用應當在於：當韋政通缺乏足夠的自信和在非常孤獨的氛圍中缺乏必要的同情和高層次的肯定時，滿足了他的心理需求。」²⁰

2014年12月，章飆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研究》，將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高度。該書第一章將韋政通放在近代自由主義傳統的背景下來透視，認為韋政通的自由主義具有「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共用的「民族主義」底色，這種底色使其不會走向「西化」的極端，而能保有相當的中國性。第二章敘述了韋政通「思想的探險」歷程。與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比，其準確性、系統性是最高的。第三章論述了韋政通對自由理念的弘揚和發展，認為「自由人倫理」的提出是韋政通的一個獨特創造。對於這一創造，以前的研究者大都將其視為韋政通重建傳統的結晶，但章飆認為韋政通優先考慮的是「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核心的現代價

14 鄭曉江，〈思想的探險——評韋政通《中國思想史》〉，《讀書》1993.10: 77。

15 同上註，頁75。

16 同註14，頁78。

17 朱永嘉、蕭木，〈讀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二十一世紀》23（1994.6）: 69-76；李維武，〈中國思想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新闡釋——韋政通著《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讀後有感〉，收入吳根友、歐崇敬、王立新主編，《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頁320-332。

18 周良發，〈韋政通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科版）》13: 1（2012）: 79-83；丁濤、盛健，〈韋政通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及其啟示〉，《雞西大學學報》15: 2（2015）: 35-37。

19 吳根友、歐崇敬、王立新主編，《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頁337。

20 同上註，頁337-338。

值在中國社會的普及，而非單純的以存續為目的的片面的中國傳統的『現代』轉化。」第四章探討了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與儒家自由主義。「儒家自由主義」是新儒家應對社會思想現實的一種理論創構，章飆對其產生緣起、思想特質等進行了述析，並將韋政通的自由主義與其進行了比較，認為「韋政通的自由主義思想不僅相較於儒家自由主義更為合理，也讓韋政通的自由主義思想成功超越了先前諸多中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最後一章對韋政通的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總結與評價，他指出：「自由對韋政通來說，首先是一種深植於內心的需要，然後才是一種理論與學說。」²¹ 這一觀點是非常準確、深刻的。

五、關於韋政通的儒家和新儒家批判

韋政通在上世紀中葉的一段時期曾是儒家的忠實信徒，後思想劇變，轉而批判儒家、新儒家，先後發表了多篇文章，²² 社會影響頗大。這種批判是韋政通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正是藉此才走出一條創造性轉化和重建儒家之路。

最早對韋政通的儒家批判提出看法的是殷海光。他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對韋政通評價道：「就我迄今所知，對於儒宗的批評超過吳又陵及陳獨秀這些民初人物的是韋政通。韋政通圍繞著儒宗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了初步的解析。從他的解析，我們可以約略知道儒宗的泛道德主義對於文學發展的桎梏，對於政治的惡劣影響，對於經濟的空疏思想之形成，以及儒家道德思想

的種種根本缺陷。」²³ 這一評價，曾使當時剛從儒家信仰中走出來的韋政通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據筆者閱讀所及，最早論及韋政通的新儒家批判的文章，是韋政通的牟門師弟周群振發表〈讀中國論壇「新儒家與現代化」專號之我見〉，文中他對韋政通於1982年在《中國論壇》主持的「新儒家與現代化」座談會很不以為然，並花費萬字的筆墨批評韋政通在會後發表的〈當代新儒家的心態〉一文。他抱著衛道之心，幾乎對韋的每一個論點都提出異見，並以謾罵的口吻對韋的人格加以激烈否定。不過他的諸多批駁中有一點值得重視，即他認為「現代化」可分為思想論證和行為踐履兩方面，它們「明是屬於性質甚至層次不同的兩個領域」，²⁴ 新儒家是在思想方面從事現代化，而不是踐履層面。而韋則是從現代化的效用層面來審視新儒家，認為其在民主、科學的現代化的思維建構上存在局限。

繼此之後，有龍佳解的〈海外及臺灣部分學者論新儒家及文化重建〉一文，該文談及韋政通的新儒家批判，基本屬於介紹性的歸納和總結。²⁵ 臺灣學人鄭淑娟針對韋政通的《儒家與現代化》一書寫了〈從《儒家與現代化》談中國文化未來之發展〉一文，²⁶ 旨在對韋政通的批判進行反批判，但在筆者看來力度不夠。她多是在大段引述韋政通的文字後，提出一些簡要的看法，如針對韋政通批判儒家的「泛道德主義」，她說：「的確，泛道德主義造成一切以道德為最高原則，容易流於空疏，造成實踐儒學上的漏洞。但『泛道德主義』是儒家走向僵化後、政治化後的現象，並非原始儒家的本質。」²⁷ 此外，鄭文引用的是1997年版的《儒家與現代化》一

21 章飆，《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頁57、125、129。

22 如1965年韋政通在《文星》雜誌發表了6篇文章參與到「中西文化論戰」中來，曾在臺灣學界引起很大反響，被打為「文星集團」一員，受到迫害。這6篇文章是：〈兩個人和兩條路——為「傳統」與「西化」之爭提供一頁歷史教訓〉（1965年1月1日第87期）、〈我看中國未來的一些構想〉（2月1日第88期）、〈泛道德主義影響下的傳統文化〉（3月1日第89期）、〈儒家道德思想的根本缺陷〉（4月1日第90期）、〈民主與中國文化〉上下（7月1日第93期，8月1日第94期），以及〈科學與中國文化〉（12月1日第98期）。

23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頁515。

24 周群振，〈讀中國論壇「新儒家與現代化」專號之我見〉，《鵝湖》93（1983）：41。

25 龍佳解，〈海外及臺灣部分學者論新儒家及文化重建〉，《哲學動態》1996.8：40-44。

26 原名《傳統與現代化》，此書被國民黨冠以「反傳統」的罪名，在1970年遭查禁。1989年改大字本再版時，更名《儒家與現代化》。

27 鄭淑娟，〈從《儒家與現代化》談中國文化未來之發展〉，《明道通識論叢》2006.1（2006.9）：175。

書，此書的文章大多寫於其激越反傳統的 1965 年，在此之後韋政通還發表了一些批判新儒家的文章，並對以前激越的觀念有所修正。因此，僅據此書來批判韋政通是不夠全面、客觀的。此外，還有周良發的〈韋政通對當代新儒家的認知與評判〉一文，該文所做的工作與上面提及的龍佳解一文大致相同，只是內容上更具體、詳細。²⁸

在諸多研究成果中，提出新見的是王立新和何卓恩。王立新在〈在傳統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由韋政通與牟宗三和殷海光的關係說起〉一文中指出，韋政通當年與新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分道揚鑣，「主要還是指思想的態度和心理上對於權威主義學術的掙脫。所分的是道，不是情與交往。這一點可以從後來韋政通的相關回憶中得到充分的證實。」²⁹並認為「韋政通反傳統的熱情，來源於對傳統的真摯之愛！其所謂的反傳統，毋寧說是救傳統，或許會更恰當些。」³⁰他還認為，韋政通批判儒家缺陷的「早期參照」是勞思光，³¹筆者認為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同勞思光的交誼的確誘發了韋政通的「學術興趣」，但 1955 年勞思光已赴香港珠海書院任講師，兩人關係也因一件小事而破裂。此後的五六年間，韋政通沉浸在儒家信仰中，後來轉而批判儒家是否受到勞思光的影響目前還難以得出結論。此外，他認為韋政通多次檢討新儒家與自由主義的文化觀「並不是為了調和兩者的關係，而是為了超越兩者的敵對的心態，並且批判地吸收兩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目的是使中國文化在現階段的建設，建基在健康和諧的基礎之上，

推進中國文化建設的發展步伐」。³²何卓恩在〈韋政通與殷海光——以傳統的批判和重建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比較分析了殷海光與韋政通對傳統批判的不同，認為韋政通是「內在地批判」傳統，故具體而深入。正由於韋政通的批判針對的是儒家傳統中的具體問題，使得他在「情緒激越」的反傳統時期，避免了全盤棄絕傳統的態度。³³何卓恩認為，韋政通批判儒家的思考方式和文化立場都是自由主義。³⁴他還注意到上世紀 90 年代後期韋政通思想的變化，指出：「韋政通對新儒家的看法變得相當溫和，但仍然批評新儒家在尊德性和道問學上陷入『一輪轉，一輪不轉』的困境，影響局限於學院之內。」³⁵何卓恩對韋政通批評新儒家「一輪轉，一輪不轉」的揭示，正與 2014 年韋政通在深圳大學關於「活化人格教育——我對儒家最後一點想法」的演講前後承接，為探析韋政通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線索。

六、關於韋政通的身分定位

獨特的生命性情、人生經歷和跌宕起伏的學思歷程，使得韋政通出入於傳統與現代、儒家與自由主義之間，其身分定位也就成了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謂是眾說紛紜。王爾敏稱韋政通是「儒學家之後勁」，較「洋儒」真知儒家究竟，是真懂儒與新儒的「儒者」。³⁶何炳棣稱韋政通是「畢生從事中國思想史研撰而卓然獨立於新儒家之外」。³⁷金觀濤、劉青峰稱韋政通是「一個思想開明、慎獨的現代儒者」。³⁸也有相當一部分學人

28 周良發，〈韋政通對當代新儒家的認知與評判〉，《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 5 (2011.10): 51-54。

29 吳根友、歐崇敬、王立新主編，《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頁 336。

30 同上註，頁 339。

31 同註 29，頁 341。

32 同註 29，頁 353。

33 同註 29，頁 362。

34 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頁 301。

35 同註 29，頁 370。

36 參見王爾敏寫給韋政通的信，分別是 1990 年 12 月 28 日，1991 年 9 月 30 日，未刊。

37 何炳棣，《讀史闕世六十年》（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436。

38 金觀濤、劉青峰，〈永不熄滅的火焰：紀念韋政通先生〉，《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69 (2018): 122。

把韋政通定位在自由主義一邊，如李敖稱韋政通為「西化義士」，³⁹ 洪曉楠稱韋政通為「自由主義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⁴⁰ 章綱稱韋政通是「自由主義的思想者」，⁴¹ 何卓恩也認為韋政通是一位自由主義者。與以上看法不同，王立新認為韋政通是「一位現代式的開放型學者」，⁴² 「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思想家。他既不屬於新儒家，也不屬於自由主義。」⁴³

七、結語

通過以上對韋政通倫理思想、文化哲學思想、思想史著作和思想史研究方法、自由主義思想、儒家和新儒家批判及身分定位等幾個方面研究成果的回顧不難看出，韋政通研究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學術界在對待傳統與現代以及自由、民主與倫理等關係問題上態度的發展變化，簡而言之即是從二元對立逐漸走向相對包容。而這種變化之所以發生，則與中國現代化事業所取得的進展有著密切關係。此外，韋政通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學術界在中國文化、中國現代化議題上研究焦點的轉移，顯示了時代變遷對學術研究產生的影響。

縱觀幾十年來的韋政通研究，可以說已經取得相當可喜的成果，但如果考慮到韋政通特殊的人生經歷和追求、複雜多變的學思歷程以及豐富多樣的思想面向，那麼也完全可以說，迄今為止，韋政通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比較欠缺。根據筆者的思考，韋政通研究尚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推進：

第一、韋政通的生平研究。這是截至目前研究最為缺乏的一個領域，以至於不少學人在談及韋政通生平時錯漏百出，上文已指出幾例。韋政通出生於 1927 年，享年 92 歲，一生富有傳奇色彩。其人生中的重要事件包括 1949 年孤身赴臺、結識勞思光、問學牟宗三、脫離師

門、與殷海光交往、參與臺灣現代化運動、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晚年講學中國大陸等，均值得仔細研究。在條件成熟時，可撰寫和出版完整、詳實的《韋政通年譜》和《韋政通傳》。這一研究，不但有助於深入瞭解韋政通及其思想，而且也有助於瞭解 1949 年之後臺灣思想界的情況。

第二、韋政通的學思歷程研究。吳森在 1980 年 4 月 24 日寫給韋政通的信中曾用黑格爾的「正、反、合」來形容韋的思想演變過程。這一描述頗得韋政通的認可。所謂「正」，指的是韋政通早期熱烈信仰儒家和新儒家思想；所謂「反」，指的是韋政通後來基於自由主義的觀念激烈批判儒家和新儒家思想；所謂「合」，指的是再後來韋政通以理性、客觀的態度重建傳統，致力於儒家思想的現代化。其學思歷程的這三個階段需要分別加以深入研究，以瞭解其具體情形。在具體研究時，除了要分析韋政通思想演變的內在理路和邏輯外，還需要特別關注和考察臺灣時空環境對其思想演變的影響，也就是從內與外兩個方面展開綜合研究。

第三、韋政通倫理思想、自由主義思想、傳統批判思想等方面研究。這方面的研究需要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研究水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增強系統性、完整性，二是增加深度。就前者來說，需要佔有和閱讀更為豐富的資料，就後者說需要提升理論素養，開闊理論視野，深化理論思考，並改進研究方法。

第四、韋政通晚年人生與思想研究。這裡的「晚年」特指韋政通去世前的十餘年。這一時期，韋政通勤於健身，樂學不倦，活出了非常獨特的老年人生。他懷抱著「智慧不老」的信念，孜孜追求「與世界溝通，與生命對話」，先後閱讀了 100 多本新出的各類書籍，對於諸多人生和社會問題展開了新銳的思考，留下大量的閱讀筆記和思想隨筆，堪稱奇跡，彌足珍貴。因此非常值得研究。⁴⁴

39 「下午和李敖兄也談到您，他很風趣的說您是『西化義士』」。見王曉波於 1965 年 4 月 30 日寫給韋政通的信，未刊。

40 洪曉楠，〈論韋政通先生的文化哲學思想〉，頁 1。

41 章綱，〈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創造轉化：韋政通自由主義思想研究〉，頁 64。

42 王繼平、王澧年、王立新主編，《湘學（第一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474。

43 吳根友、歐崇敬、王立新主編，《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頁 353。

44 編按：漢學研究中心於 2020 年獲增韋政通先生手稿，並已數位化公佈於「當代名人手稿典藏系統」，歡迎學界多加利用。